

七日談

（海外篇）

地球的溫帶、寒帶，每當晚秋初冬，植物和動物都忙碌起來。喬木和灌木落葉，常綠樹延緩生長，熊和蛙準備冬眠，候鳥和蝴蝶不辭千萬里往溫暖地區遷徙，留鳥積蓄脂肪胖成一個個小絨球，松鼠把越冬所需的食物東埋西藏。人類，只有人類，輕衫小褂邁出大門，望着彤雲欲雪的天色，搓搓雙手，打個寒噤：「可恨的冬天！」

古往今來，人們讚美春的生機，夏的繁茂，秋的圓熟，卻畏懼冬的肅殺和苦寒，也常把冬比作陰暗、清冷、困苦的人生低谷，並且自我安慰：「冬天到了，春天還會遠麼？」然而春秋代序，四季更迭，春天之後不久，冬天必然又來，「越過高峰第一峰卻又見」，那時，你可怎麼辦？

最近翻完心理學家Kari Leibowitz的近作《How to Winter》（越冬指南），內容可概括為：舒服過冬=心態+裝備。此公式適用於溫飽無憂的幸福人類，比如你我。其實何止過冬，人生幾十年連走帶爬，全靠良好心態加充足裝備啊！沒有準備好，當然凡事皆可恨了。

以心態而論，冬天其實優點多多。

優點一：蚊蟲死光光！

優點二：聖誕、元旦、農曆年，節日多！

優點三：下雪！雪是美的，「聯翩飛灑，徘徊委積」，只要你是在溫暖的室內看雪，而不是行駛在路上。

優點四：只需層層穿暖和了，就不怕寒冷。北歐國家俗語：「不是天氣糟糕，而是穿錯衣服。」夏天熱，解衣磅礴，卻也只能脫到一定程度吧？對冷氣、泳池、冰水等裝備依賴太高。

優點五：安靜。如果你生活在以高端大氣上檔次著稱的北美，冬天是耳朵最溫柔的夢鄉。因為，每年其他時間，總有機器嗡嗡不絕。四月初，割草機來了。從小農作坊式的手推車，到坦克般的巨無霸，昨天左鄰割，今天右舍割，明天隔街那家人割，後天你自己僱的割草機轟然而至。它們一來，室外鳥獸四散，家中談話必須終止，貓夾着尾巴鑽到床下，窗外噪音和塵土的波浪中，割草機往來怒吼。如此要持續到十二月中旬。十二月啊！寒天凍土，仍然有熱愛割草的人士嗡嗡嚶嚶。其割草機或許是「貪官」牌，只會猛刮地皮。更有大號吹風機（leaf blower），與這些割草機遠近呼應。春夏吹碎草，秋冬吹落葉，人手一個小鋼炮般的大長圓筒，對着地表嗚鳴猛吹。校園裏也不例外。每周一次，校工集體出動，吹得沉渣和草葉漫天飛舞，師生就在這滾滾紅塵中穿行，令人由衷感慨：好高雅，好有文化哦！深冬，一切終於安靜下來。因為草根刮盡，塵土糊滿各家門窗和屋檐，割草機和吹風機也就滿意地冬眠了。

凡此種種，皆屬良好心態。如果你像我一樣怕蟲子，喜安靜，追求極簡裝備，寒晨與雪夜讀書之餘願意享受節日氣氛，則冬季是你的季節。

至於發熱或保溫的裝備，無非「內」、「外」二種。內者，熱的飲食，使人從內裏暖和起來。糖炒栗子、烤白薯（也稱為「烘山芋」、「烤地瓜」等），捧着滾燙，吃起來唏噓不已，在冬天特別顯得滋味濃郁。熱巧克力、熱蘋果汁、熱花草茶，惠而不費，啜一口，幸福感迅速提升。外者，厚的衣帽、鞋

襪、毯子等等，不但保溫，有的還軟絨絨，給人受到呵護的感覺。產生熱量的暖氣、壁爐、熱炕，打開就一室生春。

有位美國朋友對我抱怨：「暖氣開得足，床鋪仍然冷，又不願用電熱毯，怎麼辦？」我：「用熱水袋呀！」橡膠熱水袋在美國稱為「熱水瓶」，是很古早的東西了。那位美國朋友的父母，即上世紀三十年代「大蕭條」時出生的那代人，多少還用過，之後不知為何，銷聲匿跡。熱水袋在中國倒是價廉物美，幾乎家家戶戶都有，我在中國網店下單，送了那位朋友一個，據說現在每天摟抱着形影不離。

從前我從中國帶熱水袋來美，熨腳暖被。但每過數年，橡膠老化，必須換新，否則它遲早會「尿床」——漏了。乾脆購置銅質「湯婆子」，能陪伴一生。記得祖父母在上海的石庫門老房，床上曾蹲着個臉盆大的湯婆子，睡前灌滿滾水，燙得很。「湯」，古漢語意為滾水，如「赴湯蹈火」。湯婆子是裝滾水的，小湯山有溫泉，「清水池湯」是澡堂的雅稱。現代日語漢字「湯」還保留了「熱水」之意。去九州溫泉勝地別府市，滿街是招牌，左一道「湯」，右一道「湯」，「湯治」就是溫泉療養的方式。

再之前，唐魯孫老先生回憶過，他有個朋友，體質上火下寒，不能睡熱炕，腳又怕冷。於是每天晚飯後，他把兩塊磚在煤球爐上炙烤，睡前取下，用毛巾包裹，塞入被窩，「一霎時春溫被底」。而在文藝復興時期的歐洲，曾將爐火餘燼中的煤炭

裹入厚布以暖被。不問古今中西，人類生活的智慧都是相通的。

還有一種「終極熱水袋」，不插電，無需滾水，自然而然發熱：家貓。不過要看貓的性格。我家的大貓非常呆萌可愛，但比較獨立，不願在人腿上趴着，而小貓恨不得二十四小時膩在人身上，是個「超級熱水袋」貓。不過，沒有熱水袋會像她一樣「咕」打嗝，「噉」打哈欠，「吱呀」打鼾。摟着她，軟軟茸茸，熱熱乎乎，冬日幸福，無過於此。

如此，衣食無憂的基礎上，培養出平和的心態，準備好健全的裝備，無論春夏秋冬，都能夠過得舒坦。大自然秋收冬藏，冬天也許不宜播種、登高、採集、衝鋒陷陣。但只要順應節律，把衣服穿暖，把步伐放緩，緩步徐行，花些時間回顧和反思，更注重體力和閱歷的逐日累積，冬天就能化作用來享受的季節。



▲十二月十八日，市民在湖南省長沙市烈士公園與小貓互動。
新華社

聖誕故事

被綁起來扔進了溝裏。眼看着自己的馬兒被偷走，休伯特感到迷茫和沮喪，他掙脫了束縛雙腿的繩索，繼續漫無目的地走着，直到發現一座大宅。他走進屋子，希望能找到人幫忙，卻突然聽到了熟悉的強盜聲音。他迅速躲到餐桌底下，偷聽他們密謀盜竊計劃。原來他們製造了一場「假警報」，目的是讓村裏有錢人暫時離開房子，以便他們有時間趁虛而入找到藏身之處，等到所有人都入睡後再行竊。

不久後警報解除，有錢人回來繼續他們的慶祝活動，卻絲毫沒有察覺到盜賊們正躲在壁櫥裏伺機而動。這時，休伯特出現了，他向人們講述自己偷聽到的盜賊計劃，但大家並不相信他的話，甚至有人懷疑休伯特也是個盜賊。於是，這個足智多謀的少年想出了一個主意，他假扮成一個擁有「在壁櫥裏製造風暴」能力的魔術師，最終揭露了盜賊們的真面目。

儘管哈代的小說缺乏狄更斯作品中那種節日般的奢華感，但它也以其獨特的方式，對聖誕節進行了顛覆性的諷刺。哈代生動地描繪了休伯特，一個自耕農的兒子，憑藉一己之力，智勝了他遇到的住在豪宅裏的上流社會家庭，以及融入特權成人世界後所感受到的那種勝利感。儘管休伯特因村民們對他誠實的懷疑而感到難過，但村民們的歡聲笑語、熱鬧的場面以及他們展現出的幽默風趣，還是讓他身心都感到溫暖。最終他也像老男爵西蒙一樣開懷大笑，歡樂地聽着他們的故事和妙語連珠的對話。

正如有文學評論家

所說，儘管這個故事的主線是一起針對小男孩的、並不喜慶的襲擊事件，但其探討的卻是更廣泛的社會問題。哈代出身工人階級家庭，沒有上過大學，覺得自己與倫敦的文學菁英格格不入。他對貧富差距的敏銳洞察貫穿了他的作品，《忍不住打噴嚏的盜賊》也不例外。主人公休伯特是個局外人，他偶然闖入了這場富人聚會。他不僅在盜賊藏身之處撒滿了能引起打噴嚏的鼻煙，揭露了他們的真面目，還成功地讓西蒙爵士和他的客人們相信他是個魔術師。歸根結底，哈代筆下故事的核心，正是這個孩子如何成功地遊刃於一個封閉的成人世界。

值得一提的是，哈代的另一部兒童小說《我們在西波利的冒險：男孩的故事》曾連載於英國《家庭》雜誌，也是直到一九五二年才被重新發現。雖然哈代並非以兒童小說聞名，但這些作品能讓讀者深入了解他橫跨十九世紀和二十世紀的創作足跡。尤其是他在一八七七年寫作《忍不住打噴嚏的盜賊》時，向人們傳達了這樣一個訊息：無論一個人多麼年輕、貧窮或看似微不足道，他們仍然能夠成就偉大的事情，在今天和在他那個時代一樣具有現實意義。



▲十二月十七日，在英國倫敦，車輛駛過懸掛綵燈的街道。
新華社

「米菲，全世界的好朋友」

展覽
「米菲，全世界的好朋友」

北京站
正在北京時代美術館舉行。本次展覽的主題圍繞「成長、友誼與愛」，展覽將持續至二〇二六年三月二十二日。

新華社



當AI遇見藝術

談及二〇二五年度熱詞，人工智能(AI)一定榜上有名。從年初DeepSeek發布推理大模型給全世界帶來驚喜，到中國、法國、印度等六十一國簽署《巴黎人工智能宣言》，從人形機器人愈來愈頻繁地服務於各類場景，到三亞、上海和香港等城市紛紛舉辦AI藝術節探討科技與藝術的創新共融，人工智能早已跳脫原本的科技與學術範疇，成為我們日常生活中常談常用的新潮流。

上周五至周日，首屆「香港國際AI藝術節」引來不少關注，展場內更有眾多中小學生集體觀展並參與AI科普工作坊，很是熱鬧。

上海世界人工智能大會AI藝術展聚焦學術和藝術跨界，三亞紅樹林AI藝術萬人展關注文旅與科技融合，香港首度舉辦的AI藝術節一方面關注科技與藝術的對話，另一方面也為科技助力產業發展搭建平台。展場一側，著名藝術家徐冰的《人工

智能無限(AI-FI)電影》以及費俊與劉正奎合作的互動影像裝置作品《情緒劇場·山水心境》固然吸引目光；法國藝術家特雷塞特創作的、能夠為人類繪製肖像的機器人裝置，以及瑞士兩位藝術家帶來的、以機械狗為主要元素的互動裝置《備用包》，帶引觀眾思考人機共生等科技倫理命題。

而更讓我印象深刻的是展區另一側的「機器人嘉年華」互動體驗區。來自內地、香港及海外的科創公司紛紛展出其形態各異的新產品：人形機器人擔任嚮導或製作咖啡，靈巧手和外骨骼等輔助日常勞作及家居養老，展現未來科創與生活深度融合的圖景，讓人耳目一新。

來自深圳的一間機器人公司，現場展示了新近研發並批量上市的陪伴型機器人。這些機器人小巧可愛，乍看像最近很受年輕人追捧的潮玩公仔，細看，原來它們能夠實時與人對話，根據不同場景和環境給用戶提供情緒價值和情感陪伴。可見，不論科技如何迭代更新，不論藝術潮流如何起伏，關顧人類情感、探討愛與被愛的藝術品和科技產品，從來不會過時。



英倫漫話
江 恆

諧謔的聖誕小說。

哈代的這部短篇小說名叫《忍不住打噴嚏的盜賊》，於一八七七年十二月發表在聖誕年鑒《聖誕老人：我們孩子的預算》中。當時他正在創作《還鄉記》，此前他已經出版了五部小說，包括奠定了他作為成功小說家地位的著名作品《遠離塵囂》。由於聖誕年鑒的內容介紹很簡短，只提到書中充滿了有趣的短篇故事、歌曲、謎語和藏頭詩，哈代的名字被夾在一些不太知名的作家之間，因此沒有引起外界的注意。這也導致後來有關哈代的研究成果豐碩，對這個故事的文學評論卻不多，就連哈代本人在自傳中也未提及。

不過，該小說之後被收錄到哈代的妻子艾瑪於一八八〇年編纂的「哈代作品清單」中（該清單現藏於多塞特郡博物館），並被歸類為「兒童文學」。雖說故事是兒童題材，但對於成年讀者來說，仍有很強的可讀性及警世意義。與狄更斯的《聖誕頌歌》將社會評論巧妙地融入虛構的故事中有所不同，哈代毫不掩飾其標誌性的寫實風格，他把故事背景放在布萊克摩爾谷，這片土地被描述為「肥沃而略顯荒涼的地區」，後來成為他筆下《德伯家的苔絲》悲劇故事的著名背景。

故事發生在聖誕前夕，十四歲的主人公休伯特騎着他的小馬，一路唱着聖誕頌歌回家。但就在電光石火之間，休伯特被一群故意塗黑臉的強盜襲擊，並

聞一多與臧克家的「知己」師生情(上)

今年是我國著名詩人臧克家先生誕辰一百二十周年，同時還是他的恩師聞一多先生創作《七子之歌》一百周年。

一九二五年三

月，已在美國留學兩年多的年輕詩人聞一多因濃烈的思鄉情，加之留學生活的波折，一天當他想到自己那遠在萬里之外的多災多難的祖國母親，他有感而發，選擇了七個為外虜侵佔的土地，「香港」「澳門」「台灣」「威海衛」「廣州灣」「九龍」和「旅順」，大

連」，「為作歌各一章，以抒其孤苦亡告，眷懷祖國之哀忱」。在香港篇中，他這樣寫道：我好比鳳閣階前守夜的黃豹，母親呀，我身份雖微，地位險要。如今獐惡的海獅撲在我身上，啖着我的骨肉，嚼着我的脂膏；母親呀，我哭泣嚎啕，呼你不應。母親呀，快讓我躲入你的懷抱！母親！我要回來，母親！

同年五月，聞一多提前結束在美國的留學，回到自己摯愛的祖國在高校任教。

一九三〇年夏，聞一多受青島大學校長楊振聲之邀，前往國文系任教。正是這次任教，讓他為中國詩壇發現並培

養了一位希望之星。那一年，二十五歲的臧克家借四叔臧瑗望的文憑前往青島報考青島大學。在數學考試中，臧克家面對試題一籌莫展，因他在高中開學不久便隻身前往武漢參加大革命，高中數學他幾乎沒有學過。結果可想而知，他的數學成績最後為零。這樣的成績根本不可能讓他有機會考入青島大學，但臧克家是幸運的，這幸運源於他的詩歌和一位伯樂。

當時青島大學國文考試共有兩題，一個是《你為什麼投考青島大學？》，另一個是《雜感》，兩題可任選一道，但臧克家對這兩題都進行了認真作答。他在《雜感》一題中，更是用心寫下了

三句話：「人生永遠追逐着幻光，但誰把幻光看作幻光，誰便沉入了無邊的苦海！」這三句雖短小卻飽含哲理。主考官聞一多以詩人特有的敏銳，看出臧克家是一個極有潛質的可堪造就的詩才。一向判分極嚴的他，竟給了臧克家九十八分的高分。而後，更是力薦學校將數學考試為零，根本無法錄取的臧克家破格錄入青大外文系。正是因為聞一多的堅持，青島大學錄取了臧克家。當臧克家接到青大通知書時，他很感意外。因為他知道自己數學成績為零，而且青大這次招生要求很嚴，很多人都落榜了。

入學後，臧克家在外文系的學習也

並不順利，他很想轉投到聞一多任教的國文系。但他知道在當時情況下轉系十分困難，可為了自己的前途，他只得鼓足勇氣走進國文系主任聞一多的辦公室。當他進去時，發現已有好幾個學生站在那裏，他們都想轉到國文系。可聞一多對來的學生們說：「不行了，人太多了。」這些學生只得失望地走了，最後只剩下還有些不甘心的臧克家一個人。聞一多很詫異，便問：「你叫什麼名字？」臧克家回答道：「臧瑗望。」聞一多一聽就說：「好，你轉過來吧，我記得你的《雜感》。」就這樣，臧克家憑藉着《雜感》和聞一多的愛才之心順利轉入國文系。



燈下集
慕津鋒

月，已在美國留學兩年多的年輕詩人聞一多因濃烈的思鄉情，加之留學生活的波折，一天當他想到自己那遠在萬里之外的多災多難的祖國母親，他有感而發，選擇了七個為外虜侵佔的土地，「香港」「澳門」「台灣」「威海衛」「廣州灣」「九龍」和「旅順」，大